

老种子里的故乡

晓寒

一个人的故乡,不管大小,都是从一粒种子开始的。当我们的祖先在黝黑的泥土里播下第一粒种子,故乡便已具备了雏形。

断断续续地想着这些的时候,我正走在一个老种子博览园里。那是一个天气很好的上午,初夏的阳光像春天的雨水一样洒落下来,地面微微冒起的水汽里,流动着金色的光辉。在风的怂恿下,潮湿的泥土味伴着叶子和花朵的气息在四周蠢蠢欲动。这个以老种子命名的博览园处在一大片稻田的中央,所种的蔬菜和瓜果用的都是老种子,它们不像杂交过的种子那样,破土之后便开始张牙舞爪,呈现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然后一路高歌,向这个夏天宣泄着成长的欢乐。恰好相反,我所看到的情形有些冷清,似乎配不上夏天毫不掩饰的锋芒。茄子才开出紫色的花朵,稀稀拉拉地躲在叶子的背后,米粒儿大小的辣椒静静地坠在枝丫上,黄瓜呢,比手指头大不了多少,头上那朵黄花还没凋谢,像刚刚从花市上精心挑选的佩饰。上面那些细密的刺,隐隐约约,暴露了它的羞涩和桀骜。相较于大棚里那些反季蔬菜的你推我挤、剑拔弩张,这里的一切都是克制的、内敛的,像那些拿惯了锄头的农民,整天弯着腰面对着泥土,从日出到日落,除了累了坐下来抽一袋烟,接受一阵风的抚慰,漫长的日子都用沉默来打发。直到岁月掏空了他们的身体,剩下一张皱纹编织的壳和阳光一样干枯的肌肤。

我沿着田间的沙石小路慢慢向前走,这条路可以把我送进园子的深处。我一路经过藤蔓牵着丝缕的南瓜、叶子如新柳般鹅黄的苦瓜、毛茸茸的西红柿苗,目之所及都是绿色,以一种缓慢、沉稳却又不依不饶的节奏向我涌来,以它们目前的长势,还无法完成对我的包围。我走在这从容的绿色里,风没有方向地吹,布谷鸟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歌唱,幽蓝的远山像海岸一样在眼睛里逶迤。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感觉,就像又一次回到了儿时的故乡。

南瓜藤信马由缰地爬过杉皮屋顶,有些调皮的南瓜心不在焉地吊在屋檐下,如放大后的风铃。池塘边的丝瓜顺着架在空中的稻草编织的绳子一路向前,它小心翼翼地、紧紧地抓住绳子,生怕一不留神掉下来,水灵灵的丝瓜直直地悬着,像一排吊着的娃娃。扁豆把竖起的竹丫遮得严严实实,在某一个早晨,变戏法般地举起一串又一串紫色的花朵,形成了一道高高的长长的花篱。在那些荧光灿烂的夜晚,顺理成章地成了纺织娘最理想的藏身之所,堆积的绿保障了它的安全,使它可以放心啾啾彻夜地歌唱。有时我会打着火把在花篱下辗转,它的歌声穿过火光,如一条无忧无虑的河流,而我就是找不到它停留的那片叶子,最终一无所获。

母亲又从山里回来了,时间这个雕刻家再一次把她雕刻成一个美丽的女人,她以孱弱的身躯和苦难鏖战了数不清的回合,始终没有被打败。她风风火火地围着这些瓜菜转,对好日子的憧憬洋溢在她那张线条柔和的脸上。她把那些瓜果摘下来,用清水洗净,拌着茶油炒了,满屋子都是清香。她笑着用那条褪了色的毛巾擦着脸上的汗,举手投足之间,依稀残留着少女时代那份羞涩、无邪和天真。

一粒老种子把我从旷日持久的现实中唤醒,我沿着它那条秘密的路径撞开了记忆的大门。种子里的故乡完好如初,天空深情,土地葱茏。我走在软绵绵的泥巴路上,衔着青草的牛羊昂着头对着云朵叫唤,鸡鸣犬吠和蝉吟蛙鸣从潺潺流水里传来,这些,都是我生命里不老的歌谣。

这里种有400多种老种子,这些老种子都是园子的主人从不同的地方收集而来的,为了收集这些种子,他用了5年的时间跑遍了全国数不清的偏僻山村。这些曾经用来对付蛮荒、对抗饥饿,让人为之焦虑和欣喜的种子,在时间的洪流里慢慢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在这样的黯淡里,它们带着炊烟和牛粪的味道,带着火种与镰刀的气息、虫子的低吟以及一双长满老茧的手的余温在这里聚集,背负岁月和土地的深情,一代又一代人的汗水和情感,延续一条种子的血脉。它们将以一种坚守、以一种传统的舌尖上的味道来还原一个故乡。

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无处不在,大地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故乡。每个人的故乡都不相同,哪怕来自同一个村庄,喝着同一口井里的水,彼此之间只隔着一堵墙。种子,就是故乡的雏形和浓缩。在这个园子里,在我的脚下,安放着这么多的故乡,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故乡的影子。当我们离开这里,重新走进棋盘似的长街短巷时,不会觉得只是结识了一个梦幻,依然会有一些种子在我们耳边呢喃,我们会听到种子均匀地呼吸,像傍晚的风徐徐地吹过松林,那是它们在传递一个信息,我们的故乡并未消失,只是已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微小说

西边天上有一片火烧云

李海燕

下了火车,转到回家的公交车上,一会儿的工夫,天上的几朵云彩像变戏法似的,铺满了整个天空。一串儿响雷后,一场雷阵雨气势汹汹地就来了,车窗外很快陷入一片迷茫。

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等张巧珍跟儿子宝根在自家村头下了车,雨已停,云彩扒成一堆一堆的由北向南快速地奔跑着。

张巧珍拄着拐杖,宝根背着她的行李,娘俩从村东头往西头走着。张巧珍不时用空着的左手拍打几下自己的大腿,嘴里嘟囔着,这腿真要完蛋了。宝根皱着眉说,“我就说不让你回来,你偏不听,这日子你自个儿咋过?”“你那屁股大点儿的地方,能把我憋屈死。再说,我不能总让你打地铺吧?”张巧珍说。宝根不再说话,腾出一只手搀着母亲。

张巧珍的眼前又浮现出儿子那个小出租屋的样子。说是15平方米,厕所和厨房都在那个小格子里,一张床勉强睡两个大人,中间夹个孩子就翻不过身了。自从她和孙女去了,儿子就只能打地铺。地上窄窄的一条地方,儿子晚上睡,每次起床,就她这类风湿的腿脚,儿子都得爬起来给她让地方。去了半个月,她连门都没出,儿子每天都再三嘱咐,千万别出去,别走丢了。张巧珍望着空旷的山野,感叹道,还是家里宽敞啊。

路过一处院子,铁条焊的院门布满了锈斑,上面落着一把大粪。院子里荒草萋萋,这是张巧珍的大哥家。张巧珍望着荒凉的院子,叹了一口气,嫂子去老年公寓已经半年多了,也不知道过得咋样。

那天,好像是春天的第一场雨,喷雾似地下了一整天,晚饭时停了下来。张巧珍满脸阴郁地走进嫂子家大门,出来迎她的是大侄女丽娟。

张巧珍进门就来到炕上堆着的几个包裹,老二丽梅正给妈妈系衣服扣子。嫂子穿戴整齐地坐在炕沿上,像随时准备出发的样子。侄儿立伟靠在柜子那儿抽着烟。看这

情形,张巧珍的脸色愈加难看了,这么说街上那些传言都是真的了?

“二姑,你看我妈这样,我们也是……”

张巧珍打断丽娟的话,“不管你妈啥样,她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你们看看这十里八村的,哪家有儿有女的老人被送那种地方去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们三个都白活了,尤其立伟,你的书都念糊涂了,咋能做出这等事来!就是你愿意背这个不孝的骂名,老张家也丢不起这人!”

立伟把抽剩下的烟屁股扔在地上,“听二姑的意思,我

妈好像被我们推进火坑里去了?现在城里很多老人都选择在老年公寓安度晚年……”

“这是拉拉屯,不是城里。这个我说了算!你们如果想送,等我死了再说。”

“凭啥你说了算?我妈眼睛看不见,大姐和二姐开着发廊,我每天上班,根本就没有时间回来照顾我妈。每天我们都提心吊胆地怕她捧着碰着。”立伟说着走到母亲跟前,掀开妈妈的衣襟,“二姑你看看,我妈这一身伤,都是因为眼睛看不见摔的。我们给我妈找个安全养老的地方,怎么就不孝了?”

“凭啥?凭我是老张家的姑奶奶!”张巧珍生气地拍着炕沿。她觉得,侄儿有出息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找了份好工作,几个月前又娶了城里姑娘,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嫂子摸摸索索地抓住张巧珍的手,眼泪流了下来,“孩儿他姑,你别怪孩子们,是我自个儿愿意去的。孩子们说那里有人给做饭、洗衣、收拾房间,还有说话的伴儿……”张巧珍见嫂子哭了,也掉了眼泪。“嫂子,你别为他们开脱了。我哥走了10年,你一个人把他们拉扯大,老大和老二打工打出了名堂,立伟有了出息,你落了一身病,他们却不愿意伺候你了。嫂子,你可得拿定主意呀。”

老二丽梅告诉张巧珍,老年公寓不是一般敬老院。住那儿的都是儿女工作忙没有时间又需要随时有人照顾的老人,那儿有24小时看护,安全又舒适,老人们在一起也不会太寂寞。老大丽娟说,“你们休假的时候,可以把我妈接回来住,平时有时间可以随时去探望……”

“我不听你们这些大道理,总之,我不同意,如果你们执意那么做,那我不认你们!”张巧珍头也没回地走出了大哥家的院子。嫂子还是

被三个孩子送走了,走时,竟然没跟她道别,她伤心了好一阵子。清明节时,三个孩子回村给爸爸上坟,顺便来看她这个二姑,说他妈在老年公寓很好,还胖了四五斤。张巧珍也对三个侄儿侄女不冷不热的。

张巧珍想起那日的情景,不由得又叹了一口气,如果不是和三个孩子生气,她早就该去看嫂子了,她捶了捶自己的腿,从门石上站了起来。

云彩都游远了,西山头上留下半个夕阳,很快就坠下山去了。留下西天上的一片火烧云。张巧珍对宝根说,歇两天,我看看你舅妈去。宝根笑着说,如果你愿意去老年公寓,我给你掏钱,跟我舅妈一起住还有伴儿。张巧珍看了一眼儿子,又看了一眼西天那片火烧云,笑着说,走,先回家再说。

“旧路青山在,余生白首归。”惦记山里人,乡愁不能忘啊。时隔70余年,我回乡来到桓仁二姐家。二姐已86岁。老弟来了,二姐高兴。在儿孙、女儿照料下,二姐晚年生活很幸福。“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二姐听说我要重走小时候走过的山路,倒也赞成。第二天,甥男甥女、甥孙陪我进山。70年沧海桑田,一切变了模样!柏油路虽不太宽,却一直修到影壁山沟里。当年走的山路,长满了庄稼,看不到旧时的荒径。茅屋草舍不见了,村民住房大多是青砖红瓦房。路上遇到一位放牛老汉,交谈中,他告诉我,他80岁了,见过这里的一切变迁。如今大家都富裕了,很多年轻人都搬走了。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掩饰不住他的幸福。他说,身体很硬朗,闲不住,揽几头牛放放。

影壁山再高,也挡不住家乡人致富的脚步!这天雨时晴,五颜六色的山分外妖娆,漏河水更充沛了,小桥农家便是山里的一道风景。农民正在掰苞米,收成不错。有几户人家在路旁开了饭店。已是中午,我同孩子们进了一家以豆制品为主的小饭店,吃得挺实惠。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心情好,有感于诗的意境。村里立了路灯,零散人家到处都有,个别的盖了小楼。门前是柏油路,不时有去山外或进城的客车经过,外出十分方便。我过去要走半天的路,现在一二十分钟就到了!真是换了人间啊!

归来路上,我顶雨拍了很多照片。回想当年进山爬岭的情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怎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插画 胡文光

永远的大梨树

——致敬毛丰美

(组诗)

宁明

好日子

八山半水一分田的大梨树
曾经的身子骨很瘦弱
万亩荒山,结不出一颗致富的果子
连鱼儿也侧着身子,穿过石缝
逃向了远方。稻田里的耕牛
累死累活也喂不饱全村人
饥饿已久的穷日子

是该到换一种活法的时候了
一个比荒山上的柞树更瘦小的年轻人
下定决心换一换思路
他要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
寻找一条,尽快过上好日子的道路

那就从开辟层层梯田入手
让千万棵梨树在荒山野岭上安家
它们分享共同的阳光和汗水
根须在石缝里寻找营养
肩并着肩,齐心协力走上了一条
集体经济共同致富的发展之路

转眼30多年过去了
如今,大梨树的荒山叫果园
大梨树的干河沟叫景观带
大梨树的村舍叫洋楼
大梨树的老牛车叫小轿车
就连当年的“青年点”,也被改造成了
人们追忆往事的青春驿站

那个瘦弱的年轻人
过早地被累成了一个老头儿
直到他为大梨树,像一盏油灯一样
耗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他微笑着走进了山上的“千字碑”里
一种精神,如火炬一样
将继续为向往好日子的人们引路

代言人

一个连领带都扎不好的纯正农民
却怀揣一颗忧国忧民的心
在最严正的殿堂里,为民请命
每一句从心窝里掏出的话
都滚烫得让冷漠汗颜

刚与柔,从来就是一柄剑的双刃
善舞剑者,总能直抵人心
让心头激情的火焰,迅速引燃
会场内片刻的迟疑与沉默
继而爆发出掌声的燎原火焰

一个专为农民讲真心话的人
永远和农民的心贴得最紧
他还是一个善选爆破点的炮手
每一次“放炮”,都让世界的镜头
刮目相看,并心头一颤

当他手里高举那一穗玉米
要为其讨回用血汗换来的身价
亿万株玉米听到后
便露出了金灿灿的笑容
能和玉米一条心的人
土地,就会把他当作最亲的人

一个为农民代言的人
他身后的每一棵梨树
或每一株玉米、大豆、高粱
都是他形影不离的同路人
它们每年都将用最饱满的果实
来纪念自己心中的恩人

七月的光芒

(外一首)

朱赤

一艘穿行在夜色里的航船
烟水苍茫
从上海望江路106号启航
直上南湖
一只航船
载一个大陆
岁月的吃水线深了
历史的长镜头
推……拉……展开——
直挂云帆
穿越20世纪初叶的蒙蒙夜雾
静静湖面浪潮涌动
千帆竞发
翻了一座雪山
翻了三座大山
一轮火焰
烧得黑夜纷纷落叶
黎明,飞上桅杆

给洗星海

黄河在你指尖竖起
民族的血性与坚韧
奔腾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
琴弦
你也是一条
高高竖起来的黄河啊
蓝天下,一支金色指挥棒
舞动风雷震荡
奏响国土山河的号角